

玛格丽特·杜拉斯

爱

L'amour

Marguerite Duras

Marguerite

爱

L'amour

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Marguerite Duras

王东亮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 / (法) 杜拉斯 (Duras, M.) 著;
王东亮译.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5 (2006.8 重印)
(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系列)
ISBN 7-5327-3907-4

I. 爱... II. ①杜... ②王...
III. 中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0990 号

MARGUERITE DURAS

L'amour

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法文版译出

© Éditions Gallimard, 1971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

图字: 09-2005-146 号

爱

L'amour

MARGUERITE DURAS
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王东亮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李月敏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4.25 插页 4 字数 59,000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327-3907-4/I · 2186

定价: 18.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印厂联系调换



一个男人。

他站着，他看着：沙滩，大海。

大海低潮，波澜不兴，季节无定，时间缓滞。

那男人站在沙滩上的一条木板路上。

他穿着深色衣服。面部清晰可辨。

他的眼中熠熠生辉。

他一动不动。他看着。

大海，沙滩，零落的水洼，平静的水面。

在看着的男人和大海之间，紧靠着海边，远远地，走着某个人。另一个男人。他穿着深色衣服。从这个距离看不清他的脸。他走着，来回走着，走来走去。他的步途较长，往返在同一段路上。

在沙滩的某处，在看着的男人的右方，有某种耀眼的

闪动：一处水洼倾泻，一眼泉水，一条河流，许多河流，
无止无歇，注入盐的深渊。

左面，一个闭着眼睛的女人。坐着。

行走的男人没有看，什么也没看，除了他眼前的沙子。他不停地走，步伐规整、遥远。

一个三角形在这两个男人和闭着眼睛的女人之间形成。她靠着一堵墙坐着，墙根是沙滩的尽头，墙外是城市。

看着的男人处在这个女人和在海边行走的男人之间。

由于那行走的男人不停地在走，迈着一成不变的缓步，三人之间的三角形时而变形，时而复原，却从不被打破。

这个男人有着囚犯一样规整的步伐。

天色暗了下来。

海天一体。远处，幽深的光线将大海和天空洗涤为澄清一片。

三个人，他们三个人也被徐徐落下的幽深的光线笼罩起来。

行走的男人还是在走，走来走去，面对着大海、天空。但是，此前一直在看着的男人动了起来。

一直有规律渐移着的三角形被拆开了：

他动了。

他开始走。

有人在走，在近处走。

先前一直在看着的男人走在闭着眼睛的女人和远处囚犯一样走来走去的另一个人之间。听得到他脚步踏在沿海的木板路上的声音。这脚步零乱、迟疑。

三角形拆散了，消失了。它刚被拆散：是的，那男人走过来，看得到，听得见。

听得见：脚步声渐近渐稀。那男人大概在看他走到近前的那个闭着眼睛的女人。

是的。脚步停下来。他在看她。

沿着海边行走的男人，只有他，保持着先前的动作。他一直在走着，带着一成不变的囚犯的步伐。

女人被看着。

她双腿平伸待在那里。她笼罩在幽深的光线中，身影嵌在墙上。闭着眼睛。

感觉不到被看。不知道被看。

面对着大海。面部白皙。双手半插在沙子里，一动不动，和身体一样。力量被强止、被移向空无。在其逃遁的运行中被强止。对此不知，不为所知。

脚步再起。

零乱，迟疑，脚步再起。

又停下。

又再起。

先前一直在看着的男人走过去了。他的脚步声渐行渐远。看得见他，他向一座堤坝走去，堤坝远离着女人，沙滩上行走的男人也远离着她。堤坝那边，另一座城市，遥不可及之处，另一座城市，蓝色的城市，开始被电灯的光线照亮。然后是其他的城市，更多其他的城市：统统一样的城市。

他到了堤坝之所在。他没有越过它。

他停下来。然后，他也坐下了。

他坐在沙子上，面对着大海。什么都不再看，沙滩，大海，行走的男人，闭着眼睛的女人。

有一阵时间，没有人在看，没有人被看：

没有人，无论是一直沿着海边行走的疯囚犯，还是闭着眼睛的女人，还是坐着的男人。

有一阵时间，没有人听到什么，没有人在听。

然后，有一声叫喊：

先前一直在看着的男人也闭上了眼睛，一股外力把他裹挟，把他拽起，把他的面孔拽向空中，他脸色失常，喊叫了起来。

一声喊叫。有人向着堤坝喊叫。

喊声震耳欲聋，惊天动地。撕裂了徐徐下落的幽深的光线。一直撞击到在行走的男人的脚步上，他没有停下来，没有放慢脚步，

但是她，她轻轻地抬起她的手臂，用孩童似的动作，遮挡上自己的眼睛，她这样的姿势持续了几秒钟，

他，那个囚犯，他看到了这个动作：他向女人的方向转过头来。

手臂落下来。

故事。故事开始了。在海边的行走、喊叫、动作、大海的运动、光线的运行之前，它就开始了。

不过，它现在变得可视可见。它已经在沙子上、在大海上生长起来。

先前一直在看着的男人走回来了。

又听到他的脚步声，又看见他了，他从堤坝的方向走回来。步履迟缓。目光迷茫。

随着他走近木板路，升起喧闹声，一片叫声，饥饿的叫声。是海鸥。海鸥在那儿，此前也在那儿，在行走的男人周围。

这会儿，又听到了先前一直在看着的男人的脚步声。

他走到了女人面前。他来到了她存在的场域。他停下来。他看她。

我们把这个男人称作旅行者——如果这样做碰巧有必要的話——，因为他步履迟缓，目光迷茫。

她睁开眼。她看见了他。她看他。

他走近她。他停下来，他迎上她。

他问：

“您在那儿做什么？天快黑了。”

她非常清晰地回答：

“我在看。”

她示意着，面前的大海，沙滩，蓝色的城市，沙滩后面的白石之都，眼前的一切。

他转过头去：在海边行走的男人不见了。

他又走了一步，倚靠在墙上。

他在那儿了，在她身边。

光线的密度发生了变化，光线变化着。

它变白了，它变化着，它变了。他说：

“光变了。”

她微微向他转过身来，她说话了。她声音清晰，带着会让人惊慌失措的某种漠然的温柔。

“您听到有人叫喊。”

她说话的语气本不需要回答。他还是回答了。

“我听到了。”

她又转向大海。

“您今天上午到的。”

“是这样。”

语词的指向非常明显。她示意着她周围，周围的空间，解释说：

“这儿，直到那条河，是沙塔拉。”

她沉默下来。

光线又变了。

他抬起头，看着她刚示意过的空间：他看到，自沙塔拉的深处，南部的方向上，那个行走的男人回来了，他在海鸥之中前行，他来了。

他前行的步伐很有规律。

如光线的变化。

意外。

又是光线：是光线。它变化着，突然不再变化。它扩大开来，散射光芒，然后这样停留着，光芒万丈，普照四方。旅行者说：

“光。”

她看着。

行走的男人来到他刚才所驻足的那段步途的起点。他停下来。他转过身来，看了看，他也在看，他迟疑了一下，又看了看，重新起步，他走过来。

他走来了。

一点儿也听不到他的脚步声。

他到了。他在靠着墙站着的那个男人、那个旅行者面

前停下来。他的眼睛是蓝色的，异常清澈。目光空洞无物。他大声说话，示意着他周围，周围的一切。他说：

“发生了什么事？”

他补充说：

“光停止了。”

语调中表达着强烈的希望。

光停止了，光芒四射。

他们看着自己周围停止不动的光，万丈光芒。旅行者先说话：

“它会重新开始运行。”

“您认为。”

“我这么认为。”

她沉默着。

他走近倚墙而靠的旅行者。蓝色的目光透着一种饕餮的专注。他用手指着，他指着墙后面说：

“您住旅馆里，那边？”

“是的，是这样，”他补充说，“我今天上午到的。”

她沉默着，她一直在看凝固的光线。他的目光离开了

旅行者，他又发现了光的凝滞。

“要发生什么，这不可能。”

沉静：声音、大海的声音也随着光线凝固下来。

蓝色的目光又转过来，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旅行者：

“您不是第一次来沙塔拉。”

旅行者试图回答，他几次张开嘴想回答。

“也就是说……”他停顿下来……

他说话的声音干瘪无力。空气同光线一样凝固着。

他一直在试图回答。

他们并没有在等待回答。

在试图回答而不得之中，旅行者举起手来，指了指他周围，周围的空间。做出这个动作后，他终于能有所回答。

“也就是说……”他停顿一下，“我记得……是这样……我记得……”

他停顿下来。

洪亮的声音在他面前陡然升起，接续着他的回答，清晰无比。

“记得什么？”

一种不受控制的、本能的、力量强大的冲力使他失去了声音。他的回答干瘪无声：

“记得一切，全部。”

他回答了：

光线开始重新运行，大海的声音重新回响，行走的男人的蓝色目光收回去了。

行走的男人指了指他周围的全部存在，大海，沙滩，蓝色的城市，白石之都，他说：

“这儿，直到那条河，是沙塔拉。”

他的动作中断了。然后又继续下去，又重新但好像更明确地指向他周围的全部存在，大海，沙滩，蓝色的城市，白石城，然后是其他的城市，更多其他的城市：统统一样的城市。他补充说：

“河那边，还是沙塔拉。”

他走了。

她站起身，她跟着他走。她头几步蹒跚而行，举步迟缓。然后他们就步调一致了。

她走着。她跟着他。

他们走远了。

看来，他们绕着沙塔拉走，他们没有走进厚重的石城。

夜落了。

夜。

夜里的沙滩，大海。

一条狗经过，它向堤坝走去。

没有人在木板路上走，但是在这条路沿线的长椅上有居民坐在那里。他们在休息。他们没有声息。他们彼此分开坐着。他们之间没有言语。

旅行者走过。他缓慢地走，他朝着那条狗走去的方向前行。

他停下来。他往回走。他好像在散步。他又起步了。

看不到他的面孔。

平潮时分。大海风平浪静。

旅行者又走回来。那条狗没有再回来。好像要涨潮了。听得见潮声渐进。一声巨大的闷响落到了入海口。天